

「古拉格羣島」自戰解說

黃文範

圍棋受人推崇的特點之一，便是容得下「從頭擺起」的工夫。棋賽終了，棋證與記錄人都已離去，一室中只有棋士對坐，靜氣凝神把剛才這局棋細細重譜；室外細雨敲窗，松濤吟嘯，徹蕩蕩的房間中，但聞輕輕的落石聲，一着着仔細體會，只爲了避免將來同樣的失誤。

黑黑白白之有局格可循，翻譯也屬於這一個層次。把兩種譯文作比較，能搔到癢處的畢竟還是翻譯人，因爲他已經把全書徹底看過、查過、寫過，心到手到之餘，冷暖自知，應當把感受翔實記載下來。誠如「書評書目」二十六期上林建國先生所說，爲「臺灣地區的翻譯界，留下一個歷史性的紀錄。」

我從六十三年七月起，邊譯索忍尼辛的「古拉格羣島」，花了十三個月又十五天，譯得非常牛步；九月十三日起在中副連載，幸虧字數不多，才接得下去。刊載到一百零四天，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道聲出版社出版了嚴彩瑋、曾永利兩位先生合譯的「古拉格羣島」上冊，「後人發

，先人至」，果然先聲奪人，在時間上說，拙譯全部殺青出書，較這個版本（以下簡稱「合譯本」）遲了四個月。

把這兩個譯本相互印證，讀者可以發現，不但出版時間互有先後，而且譯文內容也各有出入，探討這種歧異，或許可以對索氏原著作一些深入的詮釋。

二

翻譯只是一種亦步亦趨的描紅，各人所譯的文筆容或不同，但範圍上大致應該相等。可是要比較起「古拉格羣島」這兩個譯本來，字數上却有百分之十的出入。

（一）先就「正文」來說：

合譯本——上下兩冊八四四頁（十五行，四十二字），除去「小傳、序言」六六頁，計七七八頁，約四九〇、一四〇字。

黃譯本——上冊四八二頁（十四行，四十字），除「序言」二十八頁；下冊四六六頁（十五行，四十二字），不計「譯者的話」與「詞彙」四六頁；合計八七四頁，約五一八、八四〇字。

（二）原著「譯者的話」及「詞彙」，黃譯本悉數譯出，達四十三頁，約二七、〇九〇字。

對照原著，這兩個譯本在「正文」上相差二八、七〇〇字，加上「詞彙」，字數差額毛佔約五五、七九〇字。

三

偶爾漏譯，這種無心之失，雖賢者不能免；但是一本書在翻譯過程中，竟漏掉了近百頁，對原著實在太過於疏忽吧。儘管原作有蕪雜枝蔓處，從事翻譯的人卻沒有擅刪的理由；尤其，索氏

思想的精義，或者以反諷語調抨擊俄共大捧特捧的人，合譯本中同遭漏譯，非常可惜：

「史達林會不會透過他的犀牛皮，也感覺到了這一點？」（黃譯本六一九頁）

「史達林的想像力——還有他徒子徒孫的想像力。」（黃譯本六二六頁）

「我不喜歡這種『左派』和『右派』的劃分方式，這是一種帶有條件的觀念，模模糊糊拋過來傳過去，而且沒有傳達出個中精義。」（黃譯本七一九頁）

「他們（政治犯）的刑期，以高爾基的說法，這是要用特號字體標明的刑期。」（黃譯本八二九頁）

「說話呀！羅素的『戰犯法庭』！爲甚麼你不用一點兒這種材料呀！或者，這些材料不合你的意嗎？」（黃譯本七九八頁）

四

過猶不及，譯文上作不必要的加添，也是對原著的一種冒瀆。

在「古拉格羣島」中，我們可以看到索忍尼辛思想上的返樸歸真，引用聖經章句非常自然，在第二篇第二章（合譯本改爲第十四章）「羣島的港口」中，有一句 *Oh, wise Gospel saying about the camel and the eye of the needle!* 「呵，福音書對駱駝和鍼眼的比喻多麼睿智！」合譯本在七四九頁，却把這一段大加發揮：「噢，主耶穌在聖經福音書中所說的：『財主進天堂，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。』這句智慧的話，多麼發人深省！」譯者在這裏連聖經都引用錯了，馬可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五節，應當是「駱駝穿過鍼的眼，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。」緊跟着下一句，又給弄攪了：「These material things will keep you from entering the heavenly kingdom of the liberated spirit! 物質使你無法進入心靈自由的天國！」

「合譯本譯爲「世俗的財物使你無法進入天國，享受心靈的自由！」對索氏思想的解釋差了多少麼遠，畢竟，他並不是葛理翰吧。

從事翻譯，與其「改竄則失真」，毋寧「因仍而傷絮」，在合譯本中，有好些地方爲了求「解」，冒然加添反而失真。像七五七頁，prepare to renounce the West publically，如何譯成「公然聲明脫離帝國主義社會，加入蘇維埃社會主義的行列」這麼一大段來？

有時，幾個字多在節骨眼兒上，令人惋惜。像在合譯本五五七頁，索氏說共產黨統治下的人，失去了「最基本的自由」the most elementary freedom，譯者定是看走了眼，譯成「人民甚至失去了大部份的基本自由。」「最基本」的自由沒有了，也就是自由悉遭剝奪；失去了「大部份」的基本自由，意思就是說還有一部份基本自由；兩者間的差距何止以道里計？還有幾個譯名，也多添了幾個字。像 Decemberist 譯「十二月黨人」儘够了，何必譯成「十二月反動份子」（合譯本六一〇頁）？kulak 譯「富農」並不走樣（「中農」爲 seredniaks，「貧農」則爲 bedniaks），譯成「土豪惡霸」便過火了（合譯本五九三頁）。六五五頁把 Manchuria 譯成「中國東北的滿洲國」，很不是味道，更何況「滿洲國」的英文是 Manchukuo。

五

「譯如其人」，從譯作中窺見譯人的素養，比從著作中看作家更爲準確。因爲翻譯中十有八九會遇見自己所不懂的事，體驗不到，翻書不勤，準砸。

蕭伯納說：「一個寫自己、寫本身時代的人，也就是唯一寫所有人民與整個時代的人。」索氏便是，他在書中寫自己，寫自己那個時代。翻譯的人如果體驗不到那個時代，或者耽於下問，

譯文便會同作者所要表達的意義大相逕庭。

以罵人話作引子吧，「古拉格羣島」引用蘇俄黑道的切口，有三處地方罵人爲 *whore*, *You whore*, *polecat*，被罵的人偏偏是男性；合譯本的譯者就困擾了，五八六頁譯成「雜種」，六〇一頁避而不譯，六九三頁譯成「混蛋」。可是在六三七頁，索氏指囚營中聽任宰割欺凌的良善囚犯，喻爲 *rabbit*，合譯本却譯爲「小鬼崽（原譯如此）子」。該譯「鬼崽子」的地方不譯，備受魚肉的人却挨了罵，這只能說譯者的社會經驗不足吧。

同索氏一代的人，都知道他所說的，在團體生活的監舍、統艙、甚至營房中，必不可缺的「尿桶」 *latrine barrel*，合譯本五四〇頁，却譯成「茅廁」。

Who had nonetheless not been accepted by the thieves' law，是「不爲黑道幫規所接受的犯人」，蘇俄監獄中，盜賊結成一幫，凌虐一般囚犯，有些犯人欲謀投靠而不可得；合譯本七六六頁，却譯成「但是還沒有正式登記成爲職業盜賊的囚犯。」

顯然，在臺灣出生的一代人都有福了，最低限度兩位譯者從沒見過蝨子，蝨子與跳蚤有甚麼區別更不知道；合譯本七三四頁有「因而跳蚤滋生，犯人……引起傳染性斑疹傷寒。」七九一頁把 *the whole barge was alive with lice* 「整條駁船上生滿了蝨子」，譯成「整個船底滿佈鮮活蹦跳的蝨子。」蝨子而能蹦跳，該是跳蝨吧。

合譯本最後一段 *jingling its heroes' medals*，譯成「肩上的勳章鏗鏘作響」，「肩上」兩字，既屬多餘，也不合理，勳章怎麼會佩到肩膀上去呢？

歐洲大陸的火車車廂，與臺灣車廂並不一樣，在「齊瓦哥醫生」電影中便看得出來，每節車廂分爲幾間車室，所以 *one for four compartments*，應當是「一節車廂中「四間車室才有一盞燈」，合譯本八一〇頁譯「四節車廂才用一盞燈」便是有逾情理了。

The law of the taiga, of the jungle. 弱肉強食的世界，是謂叢林中的法律；合譯本七七二頁，又給加上幾個不必要的字，「屬於北極叢林的野蠻法律。」北極是雪地冰天，寸草不生，哪裏還有甚麼叢林？這種常識原不必親身到過就該知道吧？

合譯本的譯者，有些地方如果勤查工具書，即使沒有生活體驗，原也不會出錯，問題是對譯書「敬業」的精神不夠。「聯合國」譯成了「國際聯盟」（合譯本六七頁）；羅馬皇帝加里哥拉，硬給譯成「加里古拉城」（合七一三頁）；一九二一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法國作家狄波（J.A.F. Thibault），索忍尼辛引用他的筆名傅南斯 Anatole France，合譯本在四〇一頁，譯為「法國安那托王朝」；一九四五年索氏被囚中的八月，美英蘇三國領袖在波茨坦開會，在廣島投下了原子彈 and these were the days of Potsdam and Hiroshima，合譯本七六四頁譯成了「這是波茨坦和希羅斯馬最快樂的時光」，地名變成了最快樂的兩個人了。

此外，許多普通地名也都走了樣，多瑙河譯成「大努」（三九一頁）；伏爾加河成了窩瓦河（一〇四頁），伏加城（三九八頁）；東普魯士成了東德（三六九、三八六、三八八頁）；瑞典變為瑞士（四〇七頁）；蘇維埃港（Sovetskaya Gaven）起先譯「加凡」（七〇六頁），後來又譯「蘇味茲加亞」（七七六頁），讀者決不會想到同是一處地方；巴克奇沙來（Bakhchisarai）譯成了「天可汗電影」（五八二頁）；中東鐵路譯成「中英東方鐵路」（三四二頁），更是匪夷所思了。

六

在沒有翻譯電腦的國家，合譯科技文件，已是一種時代的常態，因為非如此不足以達到快速的要求。可是翻譯文學著作，電腦也好，合譯也好，迄今都沒有成功的表現。如果合譯的人們素

質不等，興趣各異，又沒有做好準備工作，譯出來的東西必然四不像，這也是「古拉格羣島」合譯本的敗筆所在。

首先看得出兩位譯者各自為政的證據，便是譯名沒有統一，一名數譯乃至十譯，數名一譯等等俯拾即是，苦的却是一般讀者，備受這些凌亂的譯名所虐，却絲毫不知道原因何在。

先從一般人名舉例：Vera Kornejeva 譯成「四個名字」，一〇九頁是寇妮伊娃，一八五頁是考妮伊娃，四一六頁是薇拉·科妮葉娃，六八三頁又成了科維娜。Father Viktor Shipovalnikov，在上冊三三六、一八三頁譯成維克多神父，到下冊七八九頁又譯成西柏瓦神父。Semyonov 在三七九頁是塞米俄諾夫，八二四頁又譯成山姆諾夫。三七九頁的卡波夫和八二四頁的傳卡波夫；四〇一頁的雅色維奇上校和八二四頁的亞塞維奇上校，都是一名雙譯。四九六頁的克果倫可，只差一頁又成了克洛藍可。

Rebirth Union 在五一一五頁譯再生聯盟，五七〇頁又譯重建公會；instructor 在七四四頁是指導員，四頁之後又成了監察。compound 在七三三頁譯「支隊」，翻過一頁在第三行譯「隊伍」，十一行又譯「犯人」，到七六四頁譯「營區」，這種合譯可不是隨心所欲，毫無拘束嗎？

至於數名一譯，像七六五頁的 convey sergeant，七八二頁的 jailer，一律封為「獄吏」，安全機關也是泛濫成災，不但 Cheka, GPU, NKVD ……一律是安全機關，書記官 secretary 也是安全機關（四一五頁），摩托化步兵第三十六師也是「安全機關第三十六分部」（四三四頁）；軍中的反情報更是安全機關（七六五頁）。

七

合譯本譯者對蘇俄的隔膜，到了使人訝異的程度，像：

「真理報」在三八二頁譯「普拉達」，五二七頁譯為「報紙」；「新世界」四四二頁譯為「諾維米爾」；「民願社」譯成「納洛拿亞·佛利亞」（六一一頁），這些都可見譯者缺乏經驗，遇到引用第三種文字的字彙便楞了。可是，把巴枯寧譯為巴庫林（一二二頁）；托派譯成特洛斯基黨羽（五八七、五九四頁）；恩格斯譯成殷格爾（六六四頁）；「黨的總路線」（general line）譯成防線（五六六頁）就有些兒牽強。把「中央執行委員會」譯成「中央行政委員會」，「蘇俄總統」譯成「蘇維埃總工會會長」更未免太離譜——（the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, President of the Soviet Union. 合譯本八〇一頁，譯為「身兼中央行政委員會主席以及蘇維埃總工會會長兩大職位的克里寧。」）

再以蘇俄四個機構的譯名為例，譯名都沒有「定於一」。

就「最高蘇維埃」來說，合譯本莫衷一是，一共有五種譯法：三二二頁「偉大的蘇維埃」，三九八頁「至上蘇維埃」，六一六頁「蘇聯最高機構」，六一七頁「蘇維埃最高總署」，六三八頁「蘇維埃最高法院」。

「共青團」的譯法也差不多：一二五頁譯「共產黨」，三五九頁是「康索莫」，三一九頁為「蘇俄青年共黨聯盟康索莫」，四三四頁譯為「青年共軍」，六〇六頁又成了「青年共黨聯盟」。

「參謀本部」（General Staff）的譯法，在五四八頁譯為「將軍」，六二二頁又譯成「普通學院」，八三三到八三五這三頁裏，連續譯成「陸軍司令部」、「司令部」、和「軍事總部」三個不同的譯名。

Cheka 的譯名最多，計達十種：一〇四頁的「特務機關」，一一一頁的「特務」，一一七頁的「特別委員會」，四四五頁的「契卡」，四八九頁的「契卡秘密警察組織」，四四七頁的「秘密警察機關契卡」，四七三頁的「契卡機關」，四七〇頁的「特務機關契卡」，三三八頁的「秘密警察」，和五二七頁的「秘密警察組織」，真個使人目迷「十譯」，無所適從。

八

翻譯這麼一本震聾啟聵的反共文學巨著，譯者當深感責任的重大，句句行行豈容得半點兒懈怠？可是心中若有功利一念，要爭奪的是時間與金錢，只求快速應市，於是合譯也、刪添也、宣揚也一應俱全，唯獨疏忽了譯文的品質；把譯作視同一件搶手的商品，而不計及對原著、對讀者的責任，這種自貶身價的做法，翻譯作品怎麼抬得起頭？

譯壇該檢討、警醒一番了！

獻給孩子們的新禮物——

天下一家

羅珞珈著·周浩中圖

定價 30 元
預約 22 元

——取材於世界各地的傳說和故事

預約日期：自即日起至十一月廿日止，書已出版，劃撥即寄

（郵撥：19274 書評書目）